

物後乎吾身巧歷莫筭斯為無窮無測而人以為終為極者以形化觀而不觀其不化者耳上為皇而下為王此以得道而言不在有位而得也故雖時有不同命物之化則一上見光而下為土言

失道之人精魄化燐火骨肉歸塵土是為虛生浪死徒勞造化之鼓鑄者也百昌之生土反土亦在乎得道失道之分道無得失物有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為化余將去汝言我不歸土而昇於太虛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矣當我近我者絡乎與道合也遠我背我者昏乎冥暗無知也人其盡死謂衆人終於化而我獨存此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明妙虛微靈通本末之我不可以色見明妙虛微靈通本末之我不可以色見聲求是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竊惟二聖親傳道要具載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事易簡明白若此後世薄俗好奇尚恠設為存想抽添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至有以盲引盲聘

水車於大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所自生哉吁世無真鑒久矣因伏讀廣成遺訓得以發余之狂言亦將有以狂而取之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二 形一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贅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輒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弟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子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令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憲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僥倖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

難顧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

物自化墮形體吐闊聰明倫與物忘大同

平津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

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

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

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郭註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  
自得所往故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夫乘

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

往是以爲民所做效而不得已也若夫順

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

也自然得解獸群而鳥夜鳴則離其所以

靜草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迹亂之

所由生也噫毒哉歎治人之過深僂僂坐

起貌嫌不能墮然遠放故遣使歸夫心以

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

不以存懷而付之自然則無爲自化同乎

渾沌與物無際莫然無魂坐忘任獨渾沌

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知

而復之與復乖矣有問有闕失其自生默  
而知之常自得也

呂註雲將以澤天下爲已任者扶搖之枝  
動之末也鴻大而蒙被觀其名可知願合  
六氣以育羣生則有意乎澤天下曰吾弗

知是真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  
所求不知所往凡以無知而已鞅掌拘係

貌雖遊者若有所拘係而吾觀天下之真  
不過此物而已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復則

不妄朕又何知自以爲猖狂則無爲已民

之放則未能無爲天則無爲物則無知有

知有爲則亂天經逆物情而玄天弗成矣

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

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

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

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彰言之也夫唯

玄天所以弗成而灾及鳥獸昆蟲者凡以

不知無爲而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

爲而治之猶無疾而毒之僂僂乎歸矣欲

其反本以求之人莫不有成心在乎自養

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爲而物自化墮形體

則不知有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倫

則理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渾沌氣之虛而

待物者我與物忘而同乎渾沌則心解神

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處無爲之道也云

云物之方興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亦不自

知則渾沌旁礴而爲一以至終身不離無

問無闕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

知也而曰此名無知邪則是問其名此果

無知邪則是闕其情猶物之方生剔其根

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以造物亦

若是而已矣

疑獨註雲將雲主帥鴻蒙陰陽未判之氣  
扶搖指風喻其無形遊者任其自適列子

所謂至遊是也雲將未見道體故指時事

爲問而願合六氣以育羣生鴻蒙曰遊未

能無對次則仰視曰吁已無對矣未能無

示終曰吾弗知吾弗知則無示矣此道之

極致也鞅掌謂制縛始雖有所制縛而終

亦自得舉目皆正而無妄矣其所觀如此

我又何知蓋以不知爲知是真知也天有經物有情亂而達之玄天所以不成玄者妙之體天言自然也鳥獸昆蟲皆具性命之理順理則安逆理則亂今強治之是解其羣而使夜爲也曰心養者萬法由心起養之以理鎮之以靜物來則應物去則忘然後能無爲而無不爲離形去知同乎大通人倫物理混而爲一故解心釋神莫然無死此人道之極由之而合乎天者也夫物云云指幻化各歸其根言空性幻化有滅空性無壞故至於命者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則道離矣始有所制於是有名性命所在於是有情名與情皆非神人復命之事無問其名則名不害實無闇其情則情不勝性物故自生言萬物之理得矣雲將聞言而悟天指鴻蒙降德示默皆言神人接物之意得無所得故起辭而行碧虛註雲將主雨澤之帥東遊行仁惠之方扶搖之枝風先所經鴻蒙元氣也遊者

元氣運動之謂上不降則下不昇五運乖則六氣悖有宋之野膏澤之所也不知所求則於物無係不知所往則縱步無心物雖衆多羣分自正朕又可知哉雲本無心而民隨之即有心也將不得已而民效之則有迹也有意變常則亂任已役情則迷既亂且達天理難成故山林無靜景林數少和氣由於法度太明制割深刻之所以物相忘則與津溟大同矣津溟無形無氣之始解去有心之心釋去有知之神無魂猶無知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沌沌無知無覺則終身不離乎道纔有德不得起辭而行即是妙用也

○津溟光景俱滅歸於窈冥渾沌不離知則離矣無名無情何問何闕哉在默何求云德不得起辭而行即是妙用也

○窟齋云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育羣生之間與前章黃帝之間同鞅掌紛汨無妄真也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民之故以我爲法也天經物情皆自然以有心爲之則亂逆其自然故玄天弗成玄虛也猶云先天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有心以治人之過故歎曰毒哉僂僂乎使之急歸也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體認汝但處於無爲而物自生自化將從前聰明皆吐去之偷與淪同泯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津溟大同矣津溟無形無氣之始解去有心之心釋去有知之神無魂猶無知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沌沌無知無覺則終身不離乎道纔有知覺則是離之凡有分別之謂名有好惡之謂情無問無闕則無分別好惡此即無爲自然故物各遵其生矣天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已得此道得其所得拜謝而去也

○雲將施雨澤調陰陽者過扶搖之枝喻趨動境明其欲出而澤物也鴻蒙元氣爵躍而遊言運動自適元氣運而雨澤施以警聖君在宥之化雲將顧令六氣以育羣生不免於有心與前章取天地

官陰陽義同鴻蒙以不知知之道盡於此雲將不能領會而退泊再遣鴻蒙復有問始告以不知所求不知所往言求諸已而足不在遠問他人浮遊於世鞅掌自得故足以觀見真理又何必向外求知哉此數句發明有以教之而雲將猶未悟乃自陳其猖狂不得已於民之狀鴻蒙就箋其失謂汝徒務多言多事以亂天常逆物理敗其玄默之天故飛走草木昆蟲皆失其所此治人之過也

毒讒治言有治天下哉汝歸休乎無復多問雲將心疑未釋再顧聞一言鴻蒙告以汝所疑者爲心失其養心者神之舍養以無爲則神全神全斯足以化物自墮爾形體至莫然無魂乃心養之訣至極則養亦忘矣萬物云云各歸其根動極必靜自然之理何容知識於其間但當渾渾沌沌守而勿夫知識一萌則離道矣問名闢情皆屬乎知倘能絕此則任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育羣生

哉雲將乃悟多言足以害道示默之爲降德在反求諸身而已由是知以澤物爲已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之自治者逸而俱化蓋育萬物和天下不越乎全神養心之功古之神人使物不疵厲而年穀熟者以此

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已惡乎得有有親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郭註心欲出羣爲衆僞者皆以出衆爲所以爲衆人不能相出矣衆皆以出衆爲心而我獨無往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主也吾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多故因衆則寧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己爲之

○此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患也三王之所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已以一己專制天下天下既塞己何由通故一身不成而萬有餘喪悲夫有土之君不知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言不能用物即是物耳不足以有大物夫用物者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晉行

也若信其偏見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  
致故是俗中一物耳非獨有者也夫百姓  
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  
天下何心哉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問者  
爲主應者爲配處乎無響則寂以待物行  
乎無方隨物轉化也挈提萬物使復歸自  
動之性即無爲之至矣以遊無端則與化  
俱出入無旁玄同無表與日俱新故無始  
終也頌論大人之形容與天地無異有已  
則不能大同天下之難無者已也已既無  
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覩有者昔之君子  
能美其名者耳覩無者天地之友任其獨  
生者也

呂註道之無爲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  
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以寧無事於爲人  
之國也一人所間不如衆技之衆而欲自  
任以爲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  
王之興君臣之相與固有以是爲利者而  
未世多以是爲患欲爲人之國者攬其利  
而不見其患也黃帝問廣成堯之見四子  
皆以大物爲患欲明物物者之非物而已  
吾所體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獨有夫  
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而不爲天下  
先此所以爲之配也處乎無響則寂然不  
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故能挈天下而  
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靜是所謂萬物並  
作吾以觀其復而藏天下於天下也故能  
遊乎物之終始而方之所不能閑時之所  
不能拘也頌論言也言則出於不言形軀  
形也形則象於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已  
矣無已烏得有有哉熏然慈仁謂之君子。  
聖人所以與人同也則覩有者特可謂之  
君子而已至於覩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  
者不足以名之也

若同乎已而喜之異乎已而惡之此欲以  
出衆爲心曷嘗出乎衆哉惟學以窮理思  
以盡性而至於命則不求出衆而在萬物  
之上矣明先王之道因衆人之知以安其  
心則已之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合衆技以  
成己之能非聖人孰能與於此三代之王  
爲國而受其利未必有害後世襲其迹而  
不明其本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其成人之  
國一猶不足而喪人之國萬猶有餘蓋恐  
當時有土之君不知僥倖喪國之患也凡  
爲人所有者皆物而有土爲大今有生者  
雖至久不能生生有物者雖至大不能物  
物唯不生者能生生不物者能物物故有  
聖人不物於物物非有也非不物於物物  
非無也明乎此則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  
蓋能出入六合遊乎九州治天下百姓聖  
人之妙理也獨者離陰陽而無對獨往無  
所因而往獨來無所從而來獨有無所有  
而有也至貴者莫之爵而常自然無所受  
命者是矣大人之教聖人之應物也響之  
答影之隨皆無心於形聲而不知所以然  
聖人之於物亦若是而已無問則寂有問  
則應任其自然而盡天下之所懷使各安  
其性命而爲天下配此論聖人之業前云

獨有至貴則論聖人之道也處乎無響故不聞其聲行乎無方故不見其形此至靜也挈汝萬物同適乎至靜然後出而應物於撓撓之間故能與造物者遊于無端出入無旁也日新無故則無始無終矣樂其

意然後能頌得其理然後能論孟子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言可者僅可也莊子論神人則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與孟子相表裏大同則公而無私故能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有非常有無非常無故覩有者不見其無覩無者不見其有不見無是溺於色不見有是溺於空二者皆倚於一偏而非全也故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昔之君子施之於今則泥矣天地之友施之於天地之父則不通也

則不然因衆之同以立己所聞之異則衆之千百皆吾敵也吾一人之所聞安能出乎彼哉此所以不如衆技衆矣雲將招狂而民隨所往皆以出衆爲異至於災及鳥獸禍及昆蟲非夫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乎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故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吾心非物也心非物故能物物物非特物物又能窅然喪其大物乘雲御龍出入六合而獨往獨來矣有大物者不能無之不物者不有之也吾能不物而吾之所以不物者又非物孰有出衆之心哉不出乎衆是出乎衆也心不出乎衆是不有其有而其寶歸於獨有不貴其貴而其名歸於至貴老子所謂不居不去無私成私是也影固無情於形形立則影見響固無情於聲聲至則響應其見也枉直不在我而在形其應也清濁大小不在我而在聲大人之教如此故有問應之盡其所懷不惑愚也爲天下配不爲主也處乎無響則其默足以

應物行乎無方則其動足以周物復之撓  
撓與執掌以觀無妄意同遊乎無端與遊  
乎物之終始意同形者生之質軀者形之  
別頌之所以樂其生論之所以究其本合  
乎大同則天地並生萬物為一膚有有已  
之累哉

碧虛註大人者聖人之總名大人以自治之道捷挈萬類適性而動歸乎本源道無首尾日新無故頌美大人之容儀而與道冥也冥已則藏物物我都忘惡得有有人之君子未能忘形若自忘者始能化物也。膚齋云欲人同已而不欲異已是……我出乎衆人之上也以已之所聞必欲與人皆歸向而後安則雖欲出衆而不出乎衆矣。若謂之獨見必衆皆不知而後可既欲人同我則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如此而欲爲人之國是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患害也以此誣人之國是以危倅爲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爲其所惑也此分明譏當時歷然遊說

詳道註古之得道者虛其心弱其志心虛則無分別之妄志弱則無僥幸之非如是則和光同塵豈以人之間異於已而爲之喜恐哉是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求出乎衆而不得不出乎衆矣世俗

之士物者有心有迹不物者無爲自然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不物則莫特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闡關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大人即獨有之人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之理有問於我則盡比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當天下之大也我爲主配爲賓無響無聲無臭無方無迹也撓撓牽動無已貌翠舉世之人往歸於撓撓之中言翠出世而不外世間是出世世間非二法無端無旁皆無極也不見其始安知其終以形無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既與萬物皆同則無已矣何者爲有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爲友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自先翠而下皆在其中

惡異而喜同已而輕彼此世之常情以出衆爲心者也衆同已而喜之則已

與衆無異矣曷嘗出乎衆哉若止而欲爲人之國是覽已往之利而不日方來之患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sub>4</sub>存人之國至萬有餘長乃衍文奇筆恐夫有土者之不知蓋擊其爲民上者有土大物也有而不與焉斯可以物天下之物若執而有之爲物役矣僕能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莫止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即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義故能獨往獨來物無與偶獨有斯道非至貴而何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隨和隨答不違民願爲天下配則不敢爲主而爲客應出乎感非求應也處乎無響聲讀同嚮言居無不在也行乎無方動無不之也翠汝適復之撓撓一句頤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審詳經旨與道德經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蓋大人之教主在動而化物故遊乎無端無旁而與日俱新無始終也頤論猶議論談論大人之形容合乎大同與道

無異即道德經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之義諸解多著意於頤論二字故於下文說之不通大人則無已已既無矣何物足有哉君子則務學期達乎道是以未能忘物而所覩無非有猶庖丁始解牛所見無非牛首之君子尚然今之君子又可知矣故恩親無之人而尊之親無則絕學而至於道猶庖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天地生於無者也能親天地之所生則與之爲友非過論也若夫德契自然道超象外揮斥八極出有入無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豈止平與之友哉故康節先生云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響字舊無它音似與下文不協宜讀同嚮猶方也養生主君然嚮然讀同嚮應帝王嚮疾強梁舊註云如上文有聲之於響字混有差誤耳